

第二十五章 賽馬場上

仲秋的太陽還算溫暖，但是秋風已帶來涼意。剛過正午時分，風向轉西，把白雲拉成絮棉一般的長絲，挂在藍盈盈的天上，緩慢地變寬變暗，或變稀變薄，使陽光過濾后，時而金光燦爛，時而若隱若現地照著抖擻飄揚的上海公共租界賽馬總會會旗：一面藍色底子上繪有白色賽馬，賽馬師，和 "Shanghai Race Club" 字樣的旗幟，以及跑道，裁判員崗亭，拉起紅線的終點標志杆，鐵架和木板搭成坐北向南的觀眾看台，測量騎師體重的小屋，和觀眾看台盡頭的跑馬廳主樓。

19年來，跑馬廳的位置隨著租界的疆域擴展，三遷其地，向西移動。第一個跑馬廳，由5個英國商人創建的上海賽馬總會，在1850年，花費810兩銀子，建在河南中路，佔地81畝。第二個跑馬廳，在1854年，花費9700兩銀子，建在浙江中路，佔地170畝。第三個跑馬廳，也就是眼前這家跑馬廳，在1862年，以每畝地初付25兩，再付30兩，每間屋付100兩銀子，共約30000兩銀子的代價，建在西藏路以西，佔地460畝。

在跑馬廳舉行的賽馬由兩個民間組織合作辦理。第一個組織是按股份制出資開發跑馬廳的委員會，委員為儀和，沙遜，祥茂，殼件等諸大洋行的大班，負責場地的維修，擴建。第二個組織為賽馬總會，任何年滿21歲的租界西人居民都可以申請加入，由熱心賽馬事業的9到11人組成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投票表決，必須全票同意，方可入會。跑馬廳不提供賽馬。賽馬由擁有私人馬匹的馬會會員在每季賽馬前登記參賽，然後由經紀人代表各匹賽馬向跑馬廳繳納保證金后在場內設賭攤招攬會員或觀眾下注開賭，盈虧由攤主負責。除收觀眾的門票外，跑馬廳向賭注抽利，總的利潤由跑馬廳委員會的成員們按股份分紅。賽馬不對華人開放，出於對地主的禮貌，每次賽馬，上海道台，知縣獲特邀出席觀賽。一

個不信基督教的猶太商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賽馬總會，跑馬廳，馬會會員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教會，教堂，教徒之間的關係。唯一不同的是，教會每周做一次禮拜，馬會每年跑兩次賽馬。”

雖說每年隻有兩次賽馬，春季賽馬於4月下旬至5月上旬舉行，秋季賽馬於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舉行，但每次賽馬歷時4天。今天是本年秋季賽馬的最后一天，賽馬總會成員裡豢養的最棒的馬匹，將在今天決一雌雄，勝出的馬主不僅將贏得巨額獎金，而且將在下面12個月裡享受優勝者的榮耀。

單側長約1.25英裡（2012米），寬約60英尺（6米）的跑馬道，目前空無一人。觀眾看台和停車場上已漸漸聚起觀眾，和載著主人預備坐在馬車裡觀賽的各色馬車。有人在座位或就近的草皮上攤開桌布，從藤籃裡取出香檳酒，冷肉，水果，面包，準備在賽馬開始前野餐，或是在賽后慶祝勝利。開瓶聲，碰杯聲，傳遞三明治的招呼聲，賣飲料的攤販聲，產生了節日般的歡樂氣氛。

被細沙碎石壓緊的環形跑道包圍著的是跑馬廳的中心草坪。三分之二的草皮剛修割整齊，剩下三分之一的草皮正在修割，陽光照射下，就像孩子剃剩頭發的后腦勺。在跑道從較長的一段，通過弧形，轉到較短的一段的彎角處，站著兩個華人庄稼漢。他們在農地被跑馬廳收購后，作為收購的條件之一，被跑馬廳雇為終身工人，維修跑馬廳的場地。其中一個較年輕的，30來歲，隻穿一件汗褂，露出栗紅色的胸肌臂肌，他掄著十幾斤重的鐵耙，把已經割下的草，耙攏，推到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工人腳下。年紀較大的工人，大草帽蓋住稀稀拉拉的頭發，用叉子把草堆起來，沒有用木板車運出跑馬廳前，在跑道和中心草坪接壤的地方造成一處處草堆。

"還有多少時辰要放炮？"年紀較輕的工人問。他指的"放炮"就是裁判員發射賽馬起跑的信號槍。

"不消一個時辰，"年紀較大的工人看了天色后回答。張嘴說話時，露出少了兩顆門

牙，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老。

"曉得這趟花紅發幾個銅鈔？"

"洋人來的比上趟多，這趟每人至少發5塊洋鈔。"

"這麼好賺的錢，洋人為啥一年隻辦兩季賽馬？不辦四季？"

"當初和朝廷講好的，洋人租地開跑馬廳，一年兩季賽馬。超過兩季，朝廷覺得丟面子，除非重開談判。"

"租界裡，還不是洋人說了算？"

"洋人就是這樣，說好怎樣就怎樣。"

"朝廷要的是面子，阿拉百姓要的是銀子。" 年紀較輕的工人朝草堆吐口水。

"算了吧。多操心死得快，" 年紀較大的工人突然停下手裡的活，指指同伙的背后，叫道："財神爺來勒！"

一個20來歲的華人少婦，身著湖青色緞襖，百褶長綢裙，黑繡鞋，腕上套著一支西洋手表，越過賽馬跑道，富含信心地走來。她是賽馬總會現任秘書艾瑪夫人的華人助手阿芳。

"收工勒，" 阿芳以嚴肅的口氣下令。" 比賽馬上開始，你們再不離開，要妨礙賽馬了。"

"去哪裡？" 年紀較輕的工人故意問。顯然，如果阿芳是男性，他是不會對阿芳發出的號令這樣提出反問的。

"到馬房去，裝馬鞍。"

"做了一個上午，我們還沒有吃中飯。"

"裝好馬鞍后就開飯。"

"我沒帶錢，能不能先預支幾個花紅？"

"是啊，阿芳管事，能不能透個風，這次花紅發多少銅鈔？" 年紀較大的工人加入同

伙對阿芳的取鬧。

"花紅由拉妮管家經手，你們要我去把拉妮找來，告訴你們分多少花紅銅鈿伐？"

"弗要弗要，"兩個工人像躲避毒蜂一樣地搖腦袋，然後操起工具，跟隨阿芳離開跑道，走向馬房。洋人真厲害，讓女人管男人，而且管得服服帖帖。

在阿芳帶領工人去馬房裝馬鞍的同時，艾瑪正在測量騎師體重的小屋裡監督測量。自從懷孕後，根據伯頓醫生的檢查，艾瑪的預產期將在一個月後。今天是艾瑪最後一天以秘書身份來賽馬總會工作，今天以後，艾瑪將歇在家裡待產。

6名駕馭不同參賽馬匹的騎師們，嘻嘻哈哈地排成一隊，等待測量體重。他們之所以這麼高興，是因為在今天以前，為了使體重剛好達到重量級騎師的標準，他們必須嚴格控制飲食：吃太少，會使體重達不到標準，吃太多，體重滿足標準，但是會加重賽馬的負擔。過了今天，他們就可以高興怎麼吃就怎麼吃。為了使觀眾在開賽後，能對各匹賽馬的歸屬一目瞭然，騎師們身穿標志各個馬主的特色賽馬裝。代表儀和洋行的騎師，穿著蘇格蘭高地花呢格紋馬甲；代表香港顛地家族（不是已宣告破產的上海寶順洋行）的騎師，戴著腓紅衣紗織就的帽子；代表沙遜洋行的騎師，帽沿扎著類似阿拉伯酋長的黑帶；代表馬會創世人霍格的騎師，佩著耀眼的金色肩章；代表法國俱樂部的騎師，從左肩往下繡著一條紅藍白三色細帶；代表旗昌洋行的騎師，帽沿左右長出兩翼硬紙片，像征禿鷹的翅膀。除了沙遜洋行的騎師，騎師們都是白人。沙遜洋行的騎師是伊拉克人。

測量體重的小屋，因為放了一把大磅秤，顯得有點擁擠。懷孕的艾瑪，沒有穿上緊身的賽馬裝，為了使打扮和賽馬的場景合調，她戴著一頂騎師的鴨舌帽，帽沿插上紅色翎毛。每個騎師捧著即將套上馬背的鞍具，規規矩矩地站上秤盤。一個穿著大禮服的賽馬總會職員，鄭重其事地讀出和記下磅秤上的數字，確定騎師的體重和鞍具的份量達到重量級標準，然後，由另一名穿大禮服的職員將測量過關的騎師和鞍具帶往隔壁的馬房。艾瑪監督整個過程，確保沒有人作弊，故意讀錯數字，或是在上秤前身上夾帶重物，秤量過關後，

將重物偷偷扔掉。

測量體重的小屋門外，擠著一堆好奇的觀眾，靜靜地觀看，直到測量完畢。他們中有的人是第一次觀賽，對跑馬廳裡的一切有著看個遍的願望；有的人要目睹騎師的體貌，以此來判定騎師所駕的那匹馬獲勝的可能有多大，作為下賭注的根據。

艾瑪在登錄測量結果的賽馬記錄本上簽名后，由寸步不離的拉妮陪同，回到跑馬廳主樓。

主樓大廳裡，透過拉開的側門，可以看到大餐廳裡已經準備好馬賽后的慶祝盛宴。長長的餐桌上鋪著漿洗硬挺得能立起來的潔白亞蘇桌布，花朵形狀的酒瓶裡裝著各色香檳酒和果子酒，閃亮的銀器托架上放著小巧玲瓏的糕點，雕成花卉的水果，和昂貴的俄國魚子醬。一盤盤冷肉，煙熏魚，野味，在褶成三角形的餐巾和如同軍隊一樣排列整齊的刀叉杯盤的圍繞下，拼成華麗的圖案。每張圖案裡，都有一束剛剪下的嫩黃色玫瑰，發出淡淡的芬香。

大廳裡的人們分成兩堆。一堆是今天每匹參賽賽馬的經紀人，一堆是具有貴賓身份的觀眾，諸如賽馬總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跑馬廳委員會成員，工部局董事會成員，各國領事。經紀人們看到艾瑪進屋，趕緊圍上來，紛紛遞上各種證書。按照規定，賽馬的經紀人必須在開賽前兩周內繳足保證金，取得本屆秋季馬賽的經紀人資格證書。保證金是用來防范萬一經紀人在賽馬獲勝后，拋棄對勝馬下賭注的賭客，捲款失蹤。每個經紀人必須將保證金收據以及資格證書在開賽前取得艾瑪的最后驗證，才能回到賽馬場上收受賭客們的下注。當然，很多熟悉的賭客，為了避免開賽前的擁擠，早就將賭注交給了信得過的經紀人。

當艾瑪查驗經紀人證書的時候，貴賓們，除了各國領事，正圍繞著裡德律師，聽這位身兼跑馬廳委員會成員的麗如銀行董事眉飛色舞地高談闊論。

"錫蘭咖啡期貨最近在倫敦交易所大漲，而且會繼續大漲，"裡德頓了一下，目光橫

掃各位貴賓，希望得到感興趣的反應。裡德律師是這樣一種人，盡管租界裡已經傳遍寶順洋行的顛地大班因為聽從他的建議，做空棉花期貨，導致破產，裡德推銷各種期貨的熱情，信心，和積極姿態沒有絲毫改變，好像他從來沒有失誤，將來也不會失誤。在他的身上，永遠體現出兩個立場。第一個立場是他在真心實意地替顧客著想，按照他的建議去投資，就能抓住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投資地產周轉太慢，買賣鴉片名聲太壞，隻有跟著他裡德把錢放在倫敦期貨市場，才能賺大錢，賺快錢！第二個立場是麗如銀行的總行東藩匯理銀行具有英國政府頒發在遠東印鈔票的特權，所以麗如銀行實力雄厚，和麗如銀行做生意，比和任何其他銀行做生意，要靠得住！

"各位想知道為什麼錫蘭咖啡期貨大漲嗎？因為今年錫蘭大旱！"裡德富有權威地說，好像所有的人都十分盼望得到這份答案。

"昨天沒下雨，明天呢？后天呢？對下雨能說得准嗎？"滿頭紅發，顛著大肚皮的工部局董事晏瑪太擰起雙眉，毫不客氣地問。

"您太過慮了。在錫蘭，雨季已過，要下雨也要等到明年春天。整個東南亞都是這樣。麗如銀行對錫蘭的氣候預測，有長年追蹤的根據。"裡德得意的像發現雞窩的狐狸。

"會這樣預測氣候的人，到處都是，人人看漲咖啡，還有什麼賺頭？"工部局董事會計師普羅斯德提出疑問。

"現在距離雨季結束還有三個禮拜，有些人正在觀望，現在下場買高，還來的及。鄙人很羨慕各位的運氣，今天能及時得到這份消息。三個禮拜后，雨季結束，錫蘭咖啡期貨必然全面大漲，現在買進，三個禮拜后賣出。在座各位，請想一想，還有比這樣更快賺錢的投資嗎？"

"有，"沙遜洋行的大班索羅門沙遜插話。

"請問，大班您是指。。。"

這時，一陣響亮的鑼聲從屋外傳來，打斷了裡德的期貨推銷。鑼聲是宣告各匹賽馬

的跑道號碼抽籤已經結束，經紀人可以正式開始收受賽馬賭注。

“我是指賽馬！”沙遜說完暢懷大笑。其他人都跟著大笑起來。裡德臉上毫無尷尬表情，一齊加入大笑。

具有貴賓身份的他們相繼離開跑馬廳主樓，回到各自的觀看座位上去。

看台和停車場上的觀眾和馬車越聚越多，300多名賽馬總會會員差不多到齊了，加上1000多人的散戶觀眾和他們的仆人，整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裡一半的西人都來了。停車場上的馬車，一輛挨著一輛，盡量往賽馬跑道靠近。這裡有豪華的四輪四架馬車，輕便的單架雙輪馬車，四輪敞篷馬車，運送多人的公共馬車，結實的郵車，和破舊的出租馬車。有的主人坐在舒適的車廂裡，用望遠鏡瞄向跑道；有的主人坐在高高的車頂上，一面和鄰車的熟人大聲交談，一面吩咐仆人傳遞香檳酒和冷食；有的主人干脆在車廂裡小睡養神，等待下一次鑼聲將他們喚醒。不時有單獨的騎馬人和步行的人群，越過馬車旁邊，參流不息地涌向看台，濺起塵土，或是磕碰到車廂，發出摩擦聲，引起馬車前的套馬以打噴嚏的形式來抗議。套馬的噴嚏聲，人群的腳步聲，發現熟人時的招呼聲，此起彼落，匯成一片嘈雜的旋律。

觀眾看台上，三分之二的座位已經佔滿。男士們大都戴著巴拿馬草帽，女士們打開絹綢制作的遮陽傘，遠看過去像五顏六色的磨菇群。在傘和傘的隙縫裡，不時透出一道閃光，那是男女觀眾手裡的望遠鏡鏡片的反光。看台中央有一把綠呢垂幕大傘，下面坐著大清上海道道台應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有英國領事溫思達博士和法蘭西領事白來尼。由於綠呢垂幕大傘的尺寸過大，擋住后排觀眾的視野，所以在道台大人座位后面的看台上，沒有觀眾，在整個看台上留出一塊明顯的空白。

艾瑪的馬車停在最靠近終點標志杆的地方。不僅因為她來得最早，而且因為作為賽馬總會的秘書，她有責任旁觀裁判員的判決是否公正。在完成監督測量騎師體重，驗證經紀人証書，和賽馬的跑道號碼抽籤后，艾瑪把阿芳留在馬房裡管理華工服伺馬匹在賽前和

賽後的裝卸鞍具，自己在拉妮陪同下，捧著代表6匹賽馬號碼的白底紅字圓牌，回到自家的馬車。那裡，高易，林泰勒，凱塞克大班夫人和剛好在上海休假的船長沃爾夫正在熱烈討論該對哪匹馬下注。

“現在哪匹馬的牌價最旺？”艾瑪問。

“‘尋金者二世’。‘沃爾夫說，’目前的比數是一比二。我已下注10個基尼。”

沃爾夫指的是代表香港約翰顛地家族參賽的那匹澳大利亞純種馬。因為那匹馬的近親“尋金者”曾經連續替顛地家族贏得香港“家鄉杯”冠軍，所以顛地家族將這匹送來上海參賽的同種馬命名為“尋金者二世”。目前為止，這匹馬最被看好，下賭注的人最多。而下注的越多，贏錢的比數就越低。

另外5匹參賽的馬分別是代表儀和洋行的名叫“韃丹人”的愛爾蘭棗紅馬；代表沙遜洋行的名叫“巴格達王子”的阿拉伯黑色馬；代表法國俱樂部參賽的馬，棕色毛皮直到小腿處變為純白色，名叫“科西嘉人”；代表馬會創世人霍格的栗色矮腳馬，名叫“山怪”；代表旗昌洋行的美國馬，也是參賽馬中唯一的母馬，名叫“摩門教徒”。

比賽開始之前的一個禮拜，在熱衷於賭馬的人士間，流傳著各色各樣有關這6匹賽馬的離奇故事或謠言。諸如，儀和洋行的“韃丹人”是喂特地從西班牙進口的豬蹄長大的，所以腿筋十足；法國俱樂部的“科西嘉人”每晚喝紅酒，賽前睡覺休息得特別好；顛地家族的“尋金者二世”來自於從來沒有輸過的悉尼品種；旗昌洋行的“摩門教徒”，它的祖父曾被摩門教先知史密斯先生騎過，所以頗有靈氣；霍格先生的“山怪”馬房裡近日飛來一隻牙齒呈鋸齒狀的青鳥，逢人就啄，這是對參賽不利的征兆；沙遜洋行的“巴格達王子”習慣在風沙裡行走，閉著眼睛也能飛奔。。。所有這些謠言，隨著賽期的臨近，像加了酵母的面粉，持續發酵，左右人們下注的動向。

“親愛的，你剛才在辦公可能不知道，根據經紀人最新的牌價，每匹馬的牌價是這樣的，”高易鄭重其事地掏出筆記本，念給艾瑪聽：“‘尋金者二世’一比二，‘科西嘉

人’一比七，‘韃丹人’一比八，‘巴格達王子’一比十，‘摩門教徒’一比十五，‘山怪’一比二十七。”

“我的天，可憐的霍格先生，就是因為那隻鳥的謠言，害得沒人敢買他的馬。”艾瑪的舅媽大班夫人特蕾莎虔誠地把手按在胸前，“但願他不要氣壞身子。”

“高大人，您能教我下注嗎？”不知什麼時候，“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總買辦艾倫出現在艾瑪的車旁。

“啊哈，艾倫先生，好久不見。您是要求穩，還是肯冒點險？”高易問。

“高大人，我是要替阿南和勝仔下注。他們兩個不能進場，每人給我50鎊，要我代他們決定。”

“你自己不賭嗎？”林泰勒問。

“林買辦，我已經買了‘尋金者二世’，大家都說這匹馬最有希望，這匹馬最新牌價是一比一點三，太低了。”

沃爾夫聽到‘尋金者二世’的最新牌價，雙拳橫擊了一下。當著艾瑪的面，他沒有出聲詛咒。

“高大人，您知道阿南和勝仔是想贏大錢的，‘尋金者二世’的牌價這麼低，我不曉得該替他們買什麼好。您看‘科西嘉人’行嗎？”

“不行，‘科西嘉人’之所以賽前牌價名列第二是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買那匹馬，把牌價壓低了，勝算並不高。”

“那麼‘韃丹人’呢？艾瑪小姐，您說這匹儀和的馬行嗎？”

“對不起，艾倫先生，我在馬會工作，不允許我告訴您哪匹馬好，哪匹馬劣。我建議您請這三位先生幫忙吧。”

這時，又響起一陣鑼聲。這第二陣鑼聲是宣告還有30分鐘比賽就要開始，請大家抓緊時間下注。於此同時，6匹賽馬的經紀人向觀眾台和停車場派出各自的助手，在最后一

刻促銷自己代表的賽馬。助手們在人群和車堆裡穿梭奔走，隨時高聲報告刷新的牌價。這時，一波新版的謠言不知從何而起，突然在觀眾裡流傳開來："巴格達王子"昨晚沒有睡好；"山怪"馬房裡的那隻青鳥今天早上死了，至於青鳥的死，對"山怪"或其他的賽馬意味著運氣轉好還是轉壞呢？答案比尋找謠言的來源更難，隻是讓已經下注的賭客發出驚呼或嘆息，讓最后關頭仍舊舉旗不定的賭客更加不安，引起一輪新的騷動。

艾倫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幾個經紀人的助手正從不同方向朝艾瑪所在的這片馬車群，大搖大擺地走來，一邊報價，一邊收錢，一邊給賭票，仿佛他們掌握著賽馬的勝負答案。

"您可以試試‘巴格達王子’，沙遜家的馬匹，訓練有素，應該不錯，”高易向艾倫推薦。

艾倫依然拿不定主意，求助地望著林泰勒和沃爾夫這兩位以前的上司。

"我買了‘韃丹人’，我有信心這匹馬今天一定會贏，”林泰勒告訴艾倫。

"伙計，時間來不及了，快作決定，”沃爾夫船長催促前水手，“我買了‘尋金者二世’，我還要再買5個基尼‘韃丹人’，5個基尼‘巴格達王子’。”

"艾倫先生，你可以分散下注，每匹馬都買一點，”大班夫人看到艾倫舉棋不定的痛苦表情，大發善心地開導他。

大班夫人的建議和沃爾夫船長的榜樣替艾倫解除了無法下注的苦惱。他向5個經濟人的助手每人付出20鎊，替阿南和勝仔平均下注"尋金者二世"，"韃丹人"，"科西嘉人"，"巴格達王子"，和"摩門教徒"。至於"山怪"嘔，那個青鳥的故事實在太可怕了，還是不碰為妙。

鑼聲第三次響起，宣告經紀人必須停止出售賭票。觀眾們紛紛回到座位和車位。這時，一名身穿大禮服戴白手套的馬會職員，從馬房裡走出來，右手高高舉起一面黃旗，預告賽馬即將進入跑道。隨著黃旗的舉起，像著魔一般，全場觀眾在一片騷動中站起來。艾

瑪由高易和拉妮扶著，站上馬車夫的座位，用望遠鏡向全場瞭望。秋天的陽光正在漸漸躲入變厚的雲層后面，跑道上仍然空無一人，看台上和車場裡，男女觀眾，推推搡搡，舉著望遠鏡，打著傘，踮起腳，甚至趴在將跑道和觀眾席隔開的柵欄上，殷切的目光全部注向馬房的門口。唯一沒有將目光轉向馬房門口的人，是三十名斯潘復督察長派來維護場序的巡捕。

按照跑道號碼的抽籤結果，6匹賽馬和它們各自的騎師按序入場。青灰色的“魔門教徒”在1號跑道，棗紅馬“韃丹人”在2號跑道，棕色白蹄馬“科西嘉人”在3號跑道，黃驃馬“尋金者二世”在4號跑道，栗色矮腳馬“山怪”在5號跑道，阿拉伯黑馬“巴格達王子”在6號跑道。當每匹賽馬和騎師從馬房出來，從容不迫地走上跑道，停在起跑線時，下注賭該匹馬贏的觀眾便會發出興奮的喊聲，諸如“加油摩門教徒！”，“我愛你韃丹人！”，“法蘭西萬歲！”，或被不喜歡該馬的觀眾喝倒彩，諸如“山怪該死！”，“摔死英國佬！”，“巴格達小偷！”

6匹賽馬和騎師入場后，經紀人的助手舉著標明每匹賽馬最后牌價的大字板，表情嚴肅地沿著跑道柵欄，走過看台和車場，向賭客們展示最后的行情，引起又一波情緒騷動，有人生氣跺腳，有人大為震驚，有人高興喧囂。最后的牌價是：1號“魔門教徒”一比八，2號“韃丹人”一比三，3號“科西嘉人”一比四，4號“尋金者二世”一比一點二，5號“山怪”一比三十五，6號“巴格達王子”一比二十。關於“山怪”和“巴格達王子”的新謠言果然奏效，使這兩匹馬在牌價上墊了底。

接著入場的是發令員和6名裁判員，他們都穿著緊身騎師服，頭戴鴨舌帽。發令員佩著藍臂章，裁判員佩著紅臂章。發令員和2名裁判員在起跑線處站住，另外兩名裁判員站到環形跑道的最遠的對角線上，最后兩名裁判員來到終點標志線，攀上那裡的木質崗亭。崗亭的對面，隔著跑道，就是艾瑪的馬車，她的身后是人車擁擠的整個停車場。

在千眾注目之下，崗亭裡的裁判員向遠處起跑線上的發令員揮動紅色小旗。發令員

隨即舉起一面藍色小旗，騎師們立刻登上馬背，等候發令起跑。全場鴉雀無聲，隻有秋風吹著看台上的大小陽傘，將布料抖動的啪啪聲傳入耳畔。

發令員取出信號槍，朝天開槍發令。6匹賽馬比藍色火藥煙霧的散開更快，飛箭般沖出起跑線，於此同時，觀眾席裡爆發出山呼海嘯似的加油聲。

看到沖在最前面的是“科西嘉人”，法國領事白來尼和法國觀眾們興奮之極，用最高的嗓門大呼“法蘭西萬歲！”。但是，他們的高呼很快變成嘆息，因為兩名起跑線上的裁判員同時舉起紅旗，有人偷跑，必須重新開始起跑。

已經在跑道上沖出50碼以上的賽馬們重新回到起點。

發令員再次開槍發令，6匹馬幾乎不分前後地沖出起跑線。觀眾席上再一次卷起震耳欲聾的加油聲。這時，香港顛地家族的“尋金者二世”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和“鞭丹人”緊隨其后，再后面的是“山怪”和“摩門教徒”，“巴格達王子”暫時落在最后。二十四隻馬蹄擊在跑道上，像煮開的滾水在水桶裡沸騰。

環形跑道全長5000米，賽馬需跑滿4圈跑道后決出勝負。第一圈后，“尋金者二世”仍然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的騎師以明顯高於其他騎師的頻率揮舞馬鞭，催打“科西嘉人”，極力試圖超越“尋金者二世”。白來尼領事和他的同胞們氣勢如虹，富有節奏地在看台上加油：

“法蘭西萬歲！”“摔死英國佬！”。。。

坐在白來尼領事身邊的上海道台應寶時聽不懂法文，經過通事的翻譯，明白了這些高呼的內容，暗暗打量坐在另一邊的英國領事溫思達，卻沒有在后者臉上發現任何惱怒。道台大人不得不佩服不列顛人的涵養工夫。

除了道台大人和他的隨員外，跑馬廳裡唯一的華人觀眾就是阿芳和替賽馬裝鞍具的幾個華工。此刻，他們聚在馬房門口，對跑道上掀起飛揚塵土的賽馬們評頭論足：

“洋人真闊氣，不叫牲口做生活，倒叫牲口比賽。”

"你懂個屁！比賽比做生活多攞銅鈿，比賽就是攞銅鈿。"

"牲口比賽能攞銅鈿，哪麼人呢？人比賽能攞銅鈿嗎？"

"人比賽沒有牲口比賽攞得多！所以，人就要做生活。"

賽馬進入第三圈后，前后名次有了明顯變化，"韃丹人"跑在最前面，"尋金者二世"緊隨其后，再后面是"山怪"，"摩門教徒"和"巴格達王子"。"科西嘉人"在第2圈的拼搏后顯得后勁不足，落在最后。對於這樣的順序替換，觀眾席上的吶喊起了相應的變化，加油聲裡伴隨拍掌，咒罵聲中夾雜嘆息，人們揮舞雙拳，臉部扭曲，身體作出各種姿態，仿佛可以通過這樣的隔空使勁，驅趕自己下注的馬領先。再也沒有人坐在原處，大家都站立起來，有些甚至離開原地，擠到將跑道和看台隔開的柵欄處。

"今天我要輸了，阿南和勝仔他們倆個不輸不贏，"艾倫看到自己下注的原先十拿九穩的"尋金者二世"不再跑在最前面，很失望。

"不要太早下結論，跑到最后一圈出現變化是時常發生的，"沃爾夫試圖用經驗給艾倫打氣。

事實上，變化正在發生。當太陽漸漸躲入雲層后面，同時刮起了一陣強烈的西風。這風越刮越厲害，把細草從華工們留在跑道和中心草坪接壤處的草堆裡吹散開來。順著風向的細草像綠色的沙塵，吹向跑道，吹向賽馬和騎師的眼睛。每一匹賽馬都慢了下來，除了"巴格達王子"。

代表沙遜洋行的這匹阿拉伯黑馬迎著草塵，絲毫沒受影響地奔跑著，它的來自於伊拉克的騎師同樣勇猛不減地揮舞鞭子，在黑馬的后臀上留下殷紅的血痕。"巴格達王子"接連超越"摩門教徒"，"山怪"，"尋金者二世"，向跑在最前面的"韃丹人"追去。這時，有人突然想起開賽前的一則謠言：沙遜洋行的"巴格達王子"習慣在風沙裡行走，閉著眼睛也能飛奔。。。天哪，這則謠言在西風飛舞的細草裡應驗啦！

"巴格達王子"謠言應驗的說法比西風還快地傳開，下注賭贏"巴格達王子"的觀眾

發瘋一般奔下看台，跨出馬車，踩翻食盒酒瓶，擁向跑道邊的柵欄處。沒有下注 "巴格達王子" 的其他觀眾，對賽馬最后關頭出現如此精彩的轉折著魔若狂，忘記即將失去的賭注，驚呼尖叫，跟著前仆后繼地擠向柵欄。

這時，在終點標志線旁的崗亭裡，兩名裁判員異常鎮定，目光不離終點標志線，靜靜地守候最后一瞬間的來臨。"巴格達王子" 的蹄子踢得又高又穩，在震天動地的加油聲中，輕鬆超越 "韃丹人"，毫無爭議地首先沖過終點標志線。艾瑪和崗亭裡的兩個裁判同時舉起代表 "巴格達王子" 的 "6" 號白底紅字圓牌。不到一分鐘裡，整個賽馬場沉浸在掌聲，唢哨聲，狂熱歡呼聲，和到處打開香檳酒塞的噼啪聲中。

艾瑪站在車夫的座位上眺望狂歡中的賽馬場，卻忽視有一個熟人正在下面朝自己走來。

"艾瑪，恭喜你明天可以回家休息了。"

艾瑪望下看，很意外。"噢，托瑪斯牧師今天您怎麼也來了?!"